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四十三起閼逢執徐十月盡玄黓困敦十二月凡八年有三月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淳祐四年冬十月以劉漢弼為左司諫時史嵩之久擅

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

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故漢弼有是命漢弼首贊帝分别邪正以息衆疑尋授侍御史復奏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為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名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以吳淵為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不許再上疏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冒哀求榮則大節掃地矣何以事君時史嵩之方圖起復或言得無礙

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　十一月戊申雷　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脈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顧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勅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爲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帝欲更新庶政乃召王伯

大李性傳陳韡等赴闕于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寀監察御史江萬里相繼言簽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夫劉晉之兵部尚書鄭起潛吏部侍郎濮斗南陳一薦起居舍人韓祥國子祭酒項容孫起居郎葉賁主管侍衛步軍司王德明及知州杜光謙等皆附麗史嵩之為之腹心盤踞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詔金淵罷政予祠餘各貶官有差時王萬已卒帝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為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

老家貧朕甚念之特贈集賢殿修撰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謚忠惠　十二月庚午以知樞密院事范鍾爲左丞相資政殿學士杜範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以知樞密院事劉伯正參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游似知樞密院事杜範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其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

為猶私帑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窦其罅漏求鹽筴楮弊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甲戌以資政殿大學士趙葵同知樞密院事葵奏言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寛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欲久然後

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于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兆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　以四川宣撫使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有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

鋒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修復内隘十有一别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乃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遂為江陵天險繪圖上之　蒙古諸王呼必賚思大有為於天下延藩邸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呼必賚托𤳳第四子也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

樂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沒為刀筆吏乎大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君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幺之天寧僧虛照招致為僧往來雲中會呼必賚召僧海雲海雲邀秉忠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歷三式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呼必賚大愛之遂留藩邸以承顧問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詔更新庶政綏撫中原遺民　已

夘參知政事劉伯正罷以禮部尚書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　名提舉鴻慶宫李韶權禮部尚書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政權並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覬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今土地日蹙者未反人民喪敗者未復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椎剥州縣朘削里閭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能

為陛下強兵理財何補治亂安危之數徒使國家負不
韙之名况議論紛然賢者不肯苟容而去不肖者反因
是以媒其身忠言至計之不行淺功末利之是計此君
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聞之道路德音
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恩獨不及於一朽齒衰斷一
出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媪小大之臣
積勞受爵皆得以延于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以靈
長獨不早計而預定又疏乞歸不許擢翰林學士

二月丙寅朔雨土　甲戌淮西招撫使呂文德敗蒙古兵於五河復其城　三月庚子詔嚴贓吏法仍命有司舉行彭大雅程以升吳淇徐敏子納賄之罪準淳熙故事戒吏貪虐　夏四月丙戌右丞相杜範卒贈少傅謚清獻範有田二頃雖貴為宰輔未嘗增尺寸室廬僅庇風雨見者不知為宰相之居清修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大事則賁育不能奪云　五月丁未詔沿江湖南江西湖廣兩浙制帥漕司共造輕捷戰船置遊擊軍壯士分

備捍禦　六月丙戌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奸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

書訟寃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能成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浸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薦舉而改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艱未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醲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

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竭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輦奴僕而得之乎徒聞苞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至今日而壞極矣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

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别之傑爲督府者宜㨿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比之圖畫捐藩籬深入堂奥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矣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飢民叛將乘虚擣危侵軼于沅湘揺蕩于鼎澧葢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諸郡焉得高枕而卧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内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

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盍早為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罪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厠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于地下乎人謂禍起蕭墻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為伯父

苦口極言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紘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見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草薰蕕同器駑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于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范鍾進所召試館職二人帝思徐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則曰人主無自强之志大

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奸未竄擢秘書省正字時杜範已卒鍾雖得位不敢舉霖畏史嵩之復出故也

秋七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九月辛亥祀天地於明堂奉太祖太宗寧宗並侑大赦　冬十月辛亥以明堂奉太祖太宗寧宗並配大赦　十一月乙卯以陳韡同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己卯以知樞密院事游似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同知樞密院事趙葵知樞密院事簽書樞密院事

李性傳同知樞密院事癸未性傳除職與郡　右補闕程元鳳上䟽論格心之學謂草士大夫之風俗當格士大夫之心術人以為格言

六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置國用所命趙與𥲅為提領官　秘書省正字徐霖應詔上䟽曰日陽類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小人宫闈之私暱未屏瑣闥之奸邪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祲感浹日為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

書郎　通判潭州潘㫬上封事曰熈寧初元日食詔郡縣掊骼著為令今故濟王一坏淺土其為暴骸亦大矣請以王禮葬不報　詔三學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二月己巳左丞相范鍾罷時游似與鍾並相不協鍾力辭去未允尋以臺諫論罷時鍾方坐相府臺吏以牒呼而出之　三月癸巳日暈周匝珥氣　夏四月戊寅詔授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模並廸功郎本州縣教授給札錄其著述并條具所欲言者以聞考異朱熹門人自有姓胡名安定者

人者薛鑑改胡安定為胡瑗瑗字翼之學者稱安定先生仁宗時人先熹百餘年而反為熹之弟子殊可嗤飲今據宋史理宗紀改正　閏月戊戌吕文德言今春北兵攻兩淮統制汪懷忠所至逆戰將士陣亡者衆詔給緡錢恤其家　辛丑日暈五重　癸卯余玠言北兵分四道入蜀將士捍禦有功者輒以便宜推賞具立功等第補轉官資以聞詔從之　五月己卯詔諸鎮募兵造舟置馬帥臣其務獎激將士以嚴邊防　六月壬子以陳韡參知政事　乙卯臺臣言李鳴復劉伯正進則害善類退則

蠡州里詔削秩罷祠　秋七月壬戌泉州饑州民謝應瑞自出私鈔四十餘萬糴米以賑鄉井全活甚衆詔補進義校尉　蒙古自太宗殂諸王近屬自相攻戰國内大亂是月六皇后特默津氏會諸王百官奉皇子古裕即位于昂吉蘇默圖之地朝政猶出于后古裕太宗長子母即特默津氏時諸王不服將謀不軌會雷雨大作行營水深數尺遂各散去　九月戊辰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使　癸酉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孟珙卒

初珙招中原精鋭萬五千餘人分屯漅北樊城新野唐鄧間皆百戰之士也號鎮北軍駐襄陽及王旻李虎軍亂鎮北亦潰珙乃重購以招之降者不絶蒙古行省范用吉亦密通降款以所受告命為質珙白於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遂發病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内聲如雷卒之夕大風發屋折木珙隨父宗政立戰功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謁士

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凛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聲色絕滋味尤邃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謚忠襄　冬十月己丑以皇姪孟啟爲貴州刺史帝在位久而無子故屬意焉孟啟嗣榮王與芮之子也　乙未填星歲星熒惑聚于亢　十一月辛巳詔北兵入蜀前制置使陳隆之闔家罹害死不易節其特贈徽猷閣待制官其二子賜謚立廟制置副使彭大雅

詔削三秩　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不可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為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生養之具皆本于穀粟而穀粟之産皆出于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

不得已則獻其產于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為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于内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以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擬臣

僚論奏而行之定經制塞兼并尊朝廷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揺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　史嵩之服除有進用之意十二月乙未詔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黄師雍論嵩之無父無君醜聲穢行律以無將之法罪有餘誅乞寢宫祠削官遠竄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曰臣等謹按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莫

甚于鄭莊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未有云王伐國者而書王書伐以見鄭之無王而天下所當聲罪以致討未有書諸侯從王以伐者而書三國從王伐鄭又見諸侯莫從王以伐罪而三國之微者獨至不足伸天下之義初不聞以其嘗為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乞斷以此義亟賜裁處　蒙古萬戶史權等寇京湖江淮之境陷虎頭關寨進至黄州

七年春正月乙卯朔詔問者紕逐非才收召衆正史嵩之已令致仕示不復用咨爾二三大臣其一乃心務舉實政以輯寧我邦家若辭浮于實玩愒歲月朕何頼焉
建資善堂授孟啓宜州觀察使就内小學　二月庚寅詔淮安主簿周子鎔久俘于北數遣蠟書諜報邊事今遂生還可改朝奉郎優與升擢　已亥貴妃賈氏卒
壬子詔改潛邸為龍翔宫　蒙古呼必賚受邢州分地邢當要衝徵求百出民弗堪命劉秉忠薦張文謙可

用遂召見命掌王府書記言于呼必賚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爲甚盍擇人往治之于是内選鄂克托劉肅李簡三人至邢協心爲治户增十倍由是呼必賚益重儒士實
伯文諡𤼵之　三月庚午祈雨　夏四月庚子以刑部尚書王伯大簽書樞密院事翰林學士吴潛同簽書樞密院事　辛丑右丞相游似罷以少師奉國軍節度使鄭清之爲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清之辭免不允或請更化改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

漢事已非古然不因易相而為之乃止　以知樞密院事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兼知建康府以同知樞密院事陳韡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用鄭清之薦也　庚戌出緡錢千萬銀十五萬兩并戸部銀五十萬兩付督視行府趙葵調用　五月壬申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吳潛兼權參知政事　乙亥詔求直言弭旱徐霖應詔言諫議大夫鄭寀不易則不雨臨安尹趙與𥲅不易則不雨不報遂引去帝遣著作郎

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改合入官廼改宣教郎霖屢辭
曰向為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貽于平
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又曰忠貴乎潔忠尚乎清
即有取則自蹈于垢汙矣　六月癸巳賜禮部進士張
淵微以下五百二十七人及第出身是榜得汪立信
戊申詔旱勢未釋兩淮襄蜀及江閫內地曾經兵州縣
遺骼暴露感傷和氣所屬有司收瘞之　秋七月乙丑
同簽書樞密院事吳潛罷　丁卯以湖南安撫使別之

傑參知政事諫議大夫鄭寀同簽書樞密院事時徐霖
猶未還而寀更入樞府太常博士牟子才上言陛下行
霖言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霖所欲易者趙與𥲅鄭寀
而寀尤無恥請先斥之八月甲申寀罷守舊職奉祠
蒙古以高麗歲貢不入伐之自後終憲宗八年凡四易
將拔其城十有四　冬十月己酉監察御史陳垓建言
乞戒飭銓法十弊一曰添差數多破法耗財二曰抽差
員衆州縣廢職三曰攝局違法蠹政害民四曰頒入不

行徼幸撓法五曰奏辟不應奔競曰甚六曰改任巧捷紊亂官常七曰薦舉不公多歸請託八曰借補繁多官資冗濫九曰瘝曠職守役心外求十曰歷過居官𧧑視國法　十一月丁巳詔茶陵知縣黄端卿爲郴賊所害進官廕子立廟衡州　十二月壬辰詔太學生程九萬自北脫身來歸且條上邊事賜廸功郎

八年春二月丁亥趙葵言吕文德洎諸將解泗州之圍有功詔補轉推賞有差　癸巳雨雹　三月乙丑雨雹

泗州之被圍也先鋒軍統制田智潤父子戰死于湖河堧甲戌詔贈智潤父子官恤其家尋又詔立廟泗州賜額以旌忠節　蒙古主古裕殂于杭霞爾之地年四十三葬起輦谷廟號定宗自六皇后稱制以來法度不一內外離心至是國內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番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捜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烏拉罕默色

抱庫楚子實勒們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夏六月戊
戌以徐鹿卿為樞密使　秋七月辛亥以王伯大參知
政事翰林學士應繇同知樞密院事給事中謝方叔簽
書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史宅之同簽書樞密院事　癸
酉參知政事王伯大罷知建寧府以監察御史陳垓論
劾也　冬十月甲戌朔參知政事別之傑罷知紹興府
九年春正月乙巳益啟授慶遠軍節度使封益國公
庚申詔周世宗八世孫柴彥穎襲封崇義公　辛酉詔

兩淮京湖沿江曠土軍民從便耕種秋成日官不分收
癸亥詔給官田五百畆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遺
棄嬰兒 丁卯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宫許應龍卒年
八十一謚文簡 乙巳左丞相范鍾卒鍾爲相守法
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
勉齊名謚文肅 閏二月甲辰以鄭清之為太師左
丞相趙葵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應繇謝方叔並參知
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趙葵視師既久屢奏捷音

帝思所以處之鄭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
宜以臣故耶臣必不因癸未遷引退臣願居左癸居右帝
從其言清之辭免太師許之　三月癸未以賈似道爲
京湖安撫制置大使　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六
月丙寅詔邊郡各立廟一賜額褒忠凡没于王事忠節
顯著者並祀之守臣春秋致祭　九月丙子詔趙與𥲅
提領戶部財用置新倉積貯百二十萬名淳祐倉許辟
官四人　乙未以婉容閻氏爲貴妃　嚴中外上書之

禁時諫臣奏譁徒吻士結黨叩閽簧鼓是非為攫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必加精採倘涉私邪朋奸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　冬十一月癸未參知政事應繇罷　十二月己亥以浙東安撫使吳潛同知樞密院事禮部尚書徐清叟簽書樞密院事　戊午同知樞密院事史宅之卒

十年春二月乙卯雨土　三月言者論趙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癸未罷為醴泉觀使兼侍讀奉朝請庚寅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淮東安撫使知揚州

五月丙寅朔命善珊嗣濮王　秋八月甲寅台州大水　九月甲子朔以賈似道兼淮西安撫使　己巳賜禮部進士方夢魁以下五百十三人及第出身改賜夢

魁名逢辰　冬十月辛酉詔諸主兵官今後行罰毋杖脊以傷人命　蜀帥余玠慷慨自許數年之間建城壁築關隘增屯堡邊境稍息于是一意出師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大戰而退　十一月壬申以趙葵判潭州湖南安撫大使　壬午雷　蒙古諸王蒙克托壘之長子也母克埒氏蒙克初生有黄呼達部知天象者言其後必大貴故太宗在潛邸養以為子屬昂哈皇后撫育之既長分之部民及托壘卒乃命歸

藩邸從征伐屢立奇功定宗既殂久未立君中外恟恟皆屬意於蒙克而覬覦者衆議未決至是諸王巴圖孟克大將烏蘭哈達等會于阿爾圖呼嚕古之地孟克首建議推戴時定宗后海默色所遣使者巴爾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實勒們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實勒們故在而議欲他屬將寘之何地耶孟克曰太宗有命誰敢違之然前議立定宗由皇后托和倫乃與汝輩為之是則違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誰咎耶巴爾語

塞烏蘭哈達曰蒙克聰明睿知人所共知巴圖爾之議良是孟克即申令於衆衆悉應之議遂定烏蘭哈達蘇卜特子也

十一年春正月丁卯改賜益國公孟啓名孜進封建安郡王　二月乙未鄭清之等上玉牒日歷會要及光宗寧宗寶訓寧宗經武要畧　三月丁卯嗣濮王不擅卒

戊寅以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吳潛參知政事徐清叟同知樞密院事潛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敝猶人之不

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為醫師博采衆益以為醫工使臣輩得効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　夏六月乙巳詔求遺書并山林之士有著述者許上進

是月蒙古諸王大臣共推蒙克即位于奎騰阿蘭之地追尊其考托壘為帝廟號睿宗實勒們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古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士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

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呼必賚總治漢南凡軍民在漢南者皆總之遂開府于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呼必賚遣趙壁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呼必賚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呼必賚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

間之者矣不若但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
呼必賚從之呼必賚又召陵川郝經諮以經國安民之
道經條上數十事呼必賚大悅遂留王府會有得宋奏
議以獻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下諸將議經曰古之
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
而出諸侯窺伺于內小民凋弊于外經見其危未見其
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
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

不足圖也呼必賚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巴圖議耶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略淮蜀　八月丁酉熒惑入井　庚戌詔以故直龍圖閣樓昉所著中興小傳百篇宋十朝綱目并撮要二書付史館謄寫　辛亥詔比覽林光世易範明易推星配象演義有司其以禮津遣赴闕　冬十一月左丞相鄭清之乞解機政甲辰詔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請

庚戌卒清之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輔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則與有力焉其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間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　甲寅以謝方叔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並兼樞密院使時二揆虛席史嵩之賂遊士上書薦己諠傳麻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詔年子才還朝子才先辭秘書郎主管崇道觀至是遷著作郎謝方叔吳潛貽書道上意趣

行益急乃至命燕崇政殿説書子才隨事奏陳舉朝誦其十奏疏皆曰有徳之言也　乙卯以徐清叟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董槐簽書樞密院事　蒙古呼必賚置經略司于汴分兵屯田自奎騰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為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絶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呼必賚從姚樞之請置經畧司於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壁為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

兵少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貪酷虐害遺民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約束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百姓莫不稱快　蒙古號西域僧那摩為國師那摩西域竺乾國人與兄鄂托齊俱學浮屠定宗嘗命鄂托齊佩金符奉使省民瘼至是復尊禮那摩令總天下釋教鄂托齊亦貴用事　十二月己卯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致仕游似卒諡清獻　戊辰詔以八事訓飭在

廷曰肅紀綱用正人救楮弊固邊隅清吏道淑士氣定軍制結人心

十二年春正月癸丑詔宰執議立方田開溝澮自近圻始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壬午詔襄郢新復蠲賦稅三年 蒙古兵復攻隨郢安復副總管馬榮率將士連日拒戰却之 蒙古城沔州 蒙古主蒙克以諸王嘗欲立實勒們乃從太宗后克勒奇庫塔納於奎騰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以太宗后妃家貲分賜諸

王定宗后及實勒們母以厭禳並賜死禁錮實勒們于鄂托齊之地　夏五月乙巳信州玉山縣盜起詔罷諸郡經界　六月癸亥發米三萬石賑衢信饑玉山寇平嚴衢婺信台處建劍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丙寅詔遣使分行賑恤存問除今年田租徐清叟言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為后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牟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

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燮理隂陽大臣之事宜諭大臣息乖爭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令遣使訪問水災德至渥也願出内帑賑之又言論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家自請　崇政殿說書徐霖上疏言葉大有隂柔奸黠為羣憸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報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帝亦不悅乞補外知撫州至則祠先賢寛租賦賑飢窮誅悍將建營砦幾一月而政舉化行以言去士民遮道不得行及

暝始由徑以出　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呼必賚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呼必賚遂請於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呼必賚遂分遣使戍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宜府於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蒙古主使呼必賚將兵擊大理至曲先腦兒之地夜燕姚樞

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呼必賚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王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　秋七月庚寅太白熒惑合于軫　八月丁丑頒會天歷　辛巳詔改明年為寶祐元年　是月蒙古呼必賚次臨洮請城利州以為取蜀之計　九月丁亥嗣沂王貴謙卒追封申王　冬十月癸丑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　嗣濮王善珊卒追封咸寧郡王　壬申詔

襄郢新復其務措置屯田修渠堰　蒙古汪德臣將兵
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余玠率諸將俞興元用等夜
開關力戰乃解去　右丞相吳潛以水災乞解機政十
一月庚寅罷　丙辰夜臨安大火丁巳夜乃熄詔求直
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
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
朝面奏　十二月己未詔追録彭大雅創城渝州功復
承議郎官其子　癸亥詔海神為大祀春秋遣從臣往

祭奉常條具典禮來上　丁丑立春雷時言路壅塞太學生楊文仲率同舍生叩閽極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時爭傳誦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四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高康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四十四 起昭陽赤奮若正月盡著雍敦牂十二月凡六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寶祐元年春正月庚寅詔以建安郡王孜為皇子改名

禥封永嘉郡王製資善堂記賜之帝在位歲久無子羣

臣屢以爲言故有是詔　戊戌日生戴氣　癸卯蒙古兵渡漢江䝉萬州入西柳關京湖都統高達調將士扼河關上山大戰至鼈坑石砰港而還　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戊辰陳垓以贓竄潮州　三月蒙古攻海州守將王國昌逆戰于城下敗績　夏四月乙亥賜禮部進士姚勉以下及第出身時弋陽謝枋得對策極攻副樞董槐與宦官董宋臣及奏名枋得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　初利州都統王䕫素殘悍號王夜义恃

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刼掠每得富家穴其加頸
四面燃箕謂之蟇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
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酒以至用醋灌
鼻惡水灌耳口等毒虐以一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即
死其手蜀人苦之至是余玠至嘉定虁帥所部兵迎謁
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
稱所望虁對曰虁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
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

失色玠自若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歲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根本益固一旦曦為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

代領其衆夔繞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下拜夔至玠斬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世安素結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帝惑之于是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四

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六月四川制置使言玠疾亟乃以資政殿學士召玠而以知鄂州余晦代之辛亥以賈似道為資政殿大學士　蒙古伐西域　秋七月甲午資政殿學士余玠卒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

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
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
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者然以假便宜之權不顧
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
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
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論曰宋之不競若天有以限之纔得一人讒忌即入
自其盛時固已有之熙豐以後類不相容迨於南渡

日甚一日迨嘉寳間殘金雖亡蒙古方熾余玠治蜀措置有方猶足以為一本之支而謝方叔徐清叟之徒必為疑間以致之死嗚呼玠死之後不特蜀非宋有而國祚從可知矣尋又籍玠家財以犒師忠義之士有不解體者哉

八月甲寅起居郎蕭泰來出知隆興府先是起居舍人牟子才與泰來並除子才四疏辭極陳泰來姦險汙穢恥與之伍泰來不得已請祠遂予郡　乙丑行皇宋元

寶錢　九月壬辰城夔門　冬十月丙午朔詔出緡錢二百萬賑恤京城軍民　十一月己丑賈似道獻所獲良馬賜詔褒嘉其將士增秩賞賚有差　十二月蒙古呼必賚以烏蘭哈達總諸軍事分三道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自金沙江乘革囊及柭以濟摩娑蠻主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理國主段氏微弱國政皆決于高祥至是殺信使遁去呼必賚怒將屠其城張文謙劉秉忠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耳非民之罪請宥之姚樞裂

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大理之民賴以全活惟虜其王段知興獲高祥斬之分兵取附都鄯善烏爨等部進入吐蕃其酋索和托懼而出降兵威所加鮮不歛附呼必賚遂班師留烏蘭哈達攻諸夷之未附者

二年春正月乙亥朔蒙古城利州閬州自是蒙古兵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　蒙古呼必賚還京兆以姚樞為京兆勸農使教民耕植　二月甲辰朔詔太常釐正秦檜謚諭輔臣曰謚繆狠可也　熒惑犯權星　庚申

詔饒州布衣饒魯不事科舉一意經學補廸功郎本州教授　辛酉賜朱熹門人李燔謚文定　余晦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蜀要地紫金山蒙古汪德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遂為蒙古所據　蒙古寇合州廣安軍守臣王堅曹世雄等敗之　三月甲午城東海賈似道以圖來上　王善使蒙古留七年是月來歸　夏四月辛亥詔邊兵貧困可閔閫田甚多分給耕種守臣理之　乙丑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

參知政事　六月甲寅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簿録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十萬尋復追削玠職奪如孫告身所認錢徵之累年始足　丙辰利州將王佐堅守孤壘降將南永忠以兵薄城下佐罵之永忠流涕而退初隆慶教授鄭炳孫不從永忠降先縊死其妻女亦朝服自縊詔奬諭佐進官一秩炳孫贈朝奉郎直秘閣仍訪其子官以文資　丁巳加呼必賚同知

樞密院事　庚午召余晦還初晦帥蜀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天弊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韃靼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所有除晦內批乞賜收回帝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卿若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義皆有不安詔命已頒决難反汗及晦在蜀

屢敗邊事日急乃召晦還以李曾伯代之　戊戌釋蒙古議和使北歸時伊埒㸃已死於揚州矣　秋七月己酉詔賈似道開閫以樞密行府為名　八月乙亥詔以前知閬州兼利州西路安撫王惟忠付大理獄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致下大理勘官陳大方煅煉成獄籍其家財　九月辛酉詔請西太一宫為國祈祥起居郎牟子才再疏諫乃止　丙寅詔戒外戚毋干請　冬十月

癸酉進封永嘉郡王禖為忠王　甲午斬王惟忠于都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陳大方曰吾死訴于天帝未幾大方入朝恍惚見惟忠遂病　十一月壬寅日南至忠王禖冠　丁未蒙古城光化舊治　蒙古呼必賚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輝和爾人父布嚕哈雅初拜廉使希憲適生喜曰吾聞古以官為姓天其以廉為吾宗之姓乎故子孫皆姓廉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少入侍呼必賚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呼必賚

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言對呼必賚善之目為廉孟子希憲嘗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衆驚曰文武材也呼必賚自大理還於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籓分布左右民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間利害抑强扶弱摘伏摧奸境内大安暇則明經讀史凡義理精粗事物得失必研究之

十二月庚午排保甲行自實法　癸未雷　甲午隆

部兵周榮破獲歸北密約段元鑑入苦竹隘觧圍事覺

就禽不屈而死馬徽白端戰没詔立廟于四川是歲鈞州總管孫嗣遣人賫蠟書降于蒙古　蒙古主命大臣求可以慎固封守閑於將畧者擢史樞征行萬戶配以真定相衛懷孟諸軍駐唐鄧樞天倪子也　蒙古張柔以連歲勤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主乃詔柔鎮亳州率山前八軍城之柔又以渦水北溢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乃築甬路自亳抵汴堤百二十里流深而不可築復為橋十五或廣八十

尺橫以二堡戍之

三年春正月己未迅雷　庚申城鈞州龍山　起居郎牟子才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下賤奇伎獻笑媟汙清禁上累聖德今因震霆示威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秘書危昭德疏言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朘民膏血為己甘腴民不堪命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詔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置

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為此時之寛政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　蒙古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二月乙亥給事中王埜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讐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啓兵端二三狂妄如趙楷全子才劉子澄輩淺率寡謀遂致隻輪不返全子才誕妄慘毒今乃援劉子澄例自陳改正乞寢二人之命罷其祠禄以為喪師誤國之戒從之　己卯復廣陵堡城賈似道以圖來上　蒙古呼必賚徵河内許衡為京兆

提學衡幼有異質七歳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竒之謂衡父母曰兒頴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而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暍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

梨無主我心獨無主乎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二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浸盛衡謂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于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三月

己未雨土　詔不許傳播邊事　五月久雨以監司州郡辟書冗濫詔申嚴禁止　己酉前同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卒　辛酉嘉定大雨雹與叙南同日地震　閩浙大水　以内侍董宋臣幹辦佑聖觀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倡優入宫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也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奸人

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茍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為愈也不報　六月以樞密院編修鎮江丁大全為右司諫大全面藍色為戚里婢壻夤緣閻妃及内侍盧允升董宋臣得寵于帝自蕭山尉累拜是職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皆緘默不言人於其名大字旁各加一點目為三不吠犬　戊子罷監察御史洪天錫時雨土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

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内外臺可廢猶為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又言修内司止于供繕修而已比年動曰御前奸贓之老吏逋逃之渠允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

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横自今始疏六七上留中不報天錫遂去詔遷太常少卿宗正寺丞趙崇嶓移書責謝方叔不能止救方叔得書甚愁而譏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其去亦方叔擠之方叔上書自解帝終不信 辛卯僉書樞密院事王埜罷 秋七月丙辰監察御史朱應元劾左丞相謝方叔參知政事徐清叟罷之董宋臣盧允升猶未快賂人上書力詆洪天錫謝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

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無預　蒙古烏蘭哈達自吐蕃進攻西南夷悉平之　八月乙丑朔以董槐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工部尚書程元鳳僉書樞密院事工部侍郎蔡抗同僉書樞密院事抗處士元定之孫也　丁卯歲熒惑合于柳　庚寅前參知政事應𦸗為右司諫丁大全所劾落職罷祀辛卯卒　九月壬戌權中書舍人陳大方言劉子澄端平入洛之師賈勇贊決北兵方入唐州界子澄已先率適逃一敗塗地二十年

來為國家患者皆原於此宜投之四裔詔罷子澄祠祿

蒙古張柔會大帥于符離以百丈口為宋往來之道可容萬艘遂築甬路自亳而南六十餘里中為横江堡又以路東六十里皆水可致宋舟乃立栅水中密置偵邏于所達之路由是鹿邑寧陵考城柘城楚丘南頓無宋患陳蔡頼息糧無不達　冬十一月丁丑熒惑犯太微垣上相　十二月己丑嗣濮王善奐卒

四年春正月乙未詔謝方叔奪職罷祠　己酉太陰犯

熒惑　辛酉詔史嵩之授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金紫光禄大夫永國公致仕加食邑　三月丙辰帝製字民訓賜改秩親民官　夏四月癸未以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賈似道參知政事職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執政遂置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　五月甲午賜孔子五十代孫元龍廸功郎授初品官　甲辰羅氏鬼國遣報思播言蒙

古兵屯大理國取道西南將大入邊詔以銀萬兩使思播結約羅鬼為援且嚴飭守備以待之　徐清叟王塈並奪職罷祠仍褫執政恩數　甲寅賜禮部進士文天祥以下六百一人及第出身筞以志勤道遠為問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時謝枋得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建寧府教授未任吳潛宣撫江東西郡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

說鄧傳二杜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　六月癸未右丞相董槐罷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嘗言于帝曰今有害治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卒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奸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

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寖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内璧得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己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奸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奸不可與俱事陛下矣

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省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迫之出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罵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大全既逐槐益恣横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黄鏞林則祖曾唯劉黼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

政士論稱宜中等為六君子時大全擅國柄以言為諱左司郎官陳宗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毋但為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于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以引貪濁時秘書省正字鄱陽馬廷鸞將輪對大全知其必論己使王持厔往瞯之廷鸞素厚持厔且同館不虞其諜也悉露其意持厔以告大全大全格之使不得見

而令御史朱熠劾去之　秋七月甲寅知叙州史俊調舟師連與蒙古兵戰却之　乙卯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刑部尚書張磻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諸王塔齊爾㓗馬特爾格軍過東平諸處掠民羊豕蒙古主聞之遣使問罪由是諸軍無犯者　九月甲寅監察御史朱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禄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

十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侍講危昭德上言民者邦之命脉欲壽國脉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寬民力願陛下爲萬世根本之慮爲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毋招不節之咎節之又節則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　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爲都會之所呼必賚以劉秉忠精於天文地理之術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濼水北之龍岡爲

吉詔隷忠營之三年而畢名曰開平府既而升為上都以燕為中都　冬十一月癸丑詔戒羣臣洗心飭行毋縱于貨賄苟或不悛舉行𠗐憲成法又開國以來勲臣之裔有能濟美而不世其禄者所在州郡以聞　以張珪同知樞密院事侍御史丁大全僉書樞密院事禮部侍郎馬天驥同僉書樞密院事時閻貴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十二月戊午朔熒惑犯填星　庚申蒙古城棗陽

帝以御寳黄冊催内藏坊塲錢知嚴州吳槃奏言内庫理財太急督催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寳冊泥封下同官司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給事中邵深劾罷之

是歲高麗國王細㗖甫雲南酋長摩合羅嵯及素丹諸國皆入朝于蒙古　蒙古烏蘭哈達伐白蠻等部克之遂自昔入兕地還至重慶府

五年春正月丁亥朔以賈似道知樞密院事職任依舊

召判湖制置使吴淵參知政事未至卒謚莊敏淵有才畧歷官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横故有蜈蚣之謡　丙午禁姦民作白衣會盟監司郡縣官失覺察者坐罪　蒙古主左右讒呼必賚得中土心蒙古主信之遂遣阿勒達爾行省事于京兆劉太平佐之鉤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哈瑪爾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呼必賚聞之不樂姚

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及呼必賚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鈎考局而呼必賚所署置諸司皆廢

蒙古董文蔚既城光化棗陽儲餱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狹隘處伐木拔根立于水實以薪草為橋頃之即成至曉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于

白河乃還　二月戊午以賈似道為兩淮安撫使　壬戌築思州三隘　丁丑布衣余一飛高杞陳襄陽備禦策命京湖宣撫使趙葵行之　夏四月己卯蒙古兵攻苦竹隘詔荆湖調兵應援　五月丁卯城荆山置懷遠軍以夏貴知軍事　六月丁酉同僉書樞密院事馬天驥罷　秋八月庚子以張磻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　己酉觀文殿大學士永國公史嵩之卒嵩之為相雖飾詐要譽而肺肝如見終不為公論所容初謚

忠簡改謚莊肅至德祐初以徐直方言奪謚　九月壬子朔詔令後臺臣遷他職輙出闗以違制論仍著為令

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于蒙古可直銀三萬餘錠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敝所急者錢爾朕獨有此何為却之賽音迪延齊以為言蒙古主稍償其直且令勿復有獻

蒙古諸王伊蘇肯駙馬伊遜岱爾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宋囚使臣是月議出師南侵　冬十月庚寅參知政事張磻卒　丁酉以吏部侍郎林存僉書樞密院事

癸巳雷甲午龍見　十一月乙丑獎諭安南國賜金器幣香茗　蒙古將烏蘭哈達兵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兵至洮江交人戰敗其王陳日照走海島蒙古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　十二月丁未熒惑入氐

六年春正月辛亥朔以丁大全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二月辛巳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

兼燕路策應光祖為松江制置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
選至是移鎮江陵請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充講
議官從之　壬辰雨土　蒙古主命諸王阿爾布格居
守和林阿拉克岱爾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遣張
柔從呼必賚攻鄂趨臨安塔齊爾攻荆山又使烏蘭哈
達自交廣引兵會于鄂張文謙劉秉忠言於呼必賚曰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呼必賚曰
期與卿等共守此言於是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

盧所獲生口悉縱之阿爾布格呼必賚弟也　蒙古耨埒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都呼於成都四川制置使蒲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耨埒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耨埒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劍門及靈泉山自將兵趣成都會阿都呼卒耨埒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亦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主以耨

將爲都元帥　蒙古遣諸王錫里庫伐西域錫里庫以
超瑪納郭顔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和斯摩哩十餘
國轉鬬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錫里庫遂
留鎮西域　安南王陳日照傳國於長子光昺光昺遣
其壻以方物入貢于蒙古　三月戊辰以馬光祖兼荆
湖北路安撫使　庚午獎感退入氐　夏四月乙巳程
元鳳罷丁未以丁大全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林存同知
樞密院事端明殿學士朱熠僉書院事時大全謀奪相位

元鳳謹飭之風節力請罷政遂予祠　蒙古主由東勝河渡次六盤山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進蒙古主由隴州趣散關諸王孟克由祥州趣米倉關萬戸巴哩察由潼關趣沔州徽益都行省李璮兵璮言益都南北要衝兵不可撤從之璮遂攻海州漣水軍等處璮全之子也　五月丁巳李曾伯言廣西多荒田民懼增賦不耕乞許耕者復三年租後兩年減其租之半守令勸墾闢多者賞之奏可　丁卯嗣秀王師彌卒　蒙古皇子阿蘇

忒因獵傷民稼蒙古主責之撻近侍數人有拔民葱者斬以徇由是秋毫莫敢犯　秋七月庚戌城陵霄山

癸丑熒惑犯房宿　甲戌詔前福建漕臣高斯得已奪職鐫官其贓百餘萬嚴限徵償以懲貪吏　蒙古主留輜重于六盤山率兵由寶雞攻重貴山所至輒陷　八月

癸未太陰行犯熒惑　戊戌詔上流鎖江防禦　癸卯

詔申嚴倭船入界之禁　九月甲寅詔安南情狀叵測申飭邊防　蒙古主進次漢中都元帥耨埒留密拉和

卓劉哈瑪爾等守成都自率衆渡馬湖獲守將張實遣之招諭苦竹隘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　冬十月壬午蒙古主進次寶峯癸未如利州觀其城池並非深固以汪田哥能守賜巵酒獎諭之遂渡嘉陵江至白水命田哥造浮梁以濟進次劍門戊子遣史樞攻苦竹隘裨將趙仲竊獻東南門師入楊立巷戰死獲張實殺之庚子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十一月己酉進攻鵝頂堡壬子知縣王仲降城破佐死馬翼曰蒙古主入

城殺佐之子及徐所等四十餘人青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守將劉淵蒲元圭張大悅趙順等俱以城降惟運山將施擇善不屈死之蒙古諸王孟克塔齊爾並略地還引兵來會　蒙古主進攻長獲山遣王仲招守將楊大淵大淵殺之蒙古主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之大淵逃歸蒙古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呼蘭濟曰大淵去事未可測當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執大淵

手曰上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悦以大淵為都元帥　己酉同知樞密院事林存罷知建寧府　壬子賈似道進樞密使職任依舊以朱熠同知樞密院事禮部侍郎饒虎臣同僉書樞密院事　丁卯蒙古將李璮陷海州漣水軍海州通判侯畐鏖戰死之闔室遇害餘將士殺傷殆盡賈似道上章引咎詔以功自贖　甲戌填星熒惑合于危　龍州降于蒙古　十二月戊寅詔

改明年為開慶元年　蒙古取資簡二州　庚辰以蒙古兵入蜀詔荆湖制置使馬光祖移司峽州向士壁移司紹慶府以便策應時士壁不俟朝命進師歸州捐家貲百萬供以軍費光祖亦不待奏請招兵萬人捐銀萬兩以募壯士迎戰于房州蒙古敗走丁亥詔光祖士壁各進一秩　辛丑填星太白熒惑合于室　蒙古取隆雅二州　是歲蒙古皇子璮都卒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四